



赣粤边

三年游击战争亲历记

主编 ○ 庄春贤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主编◎庄春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亲历记 / 庄春贤主编.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210-08399-3

I. ①赣… II. ①庄…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1035号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亲历记

作 者: 庄春贤 主编

责任编辑: 吴艺文

封面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编: 330006)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470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93

网 址: www.jxp-ph.com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50千

ISBN 978-7-210-08399-3

赣版权登字—01—2016—24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30.00元

承 印 厂: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亲历记》编委会

主 编：庄春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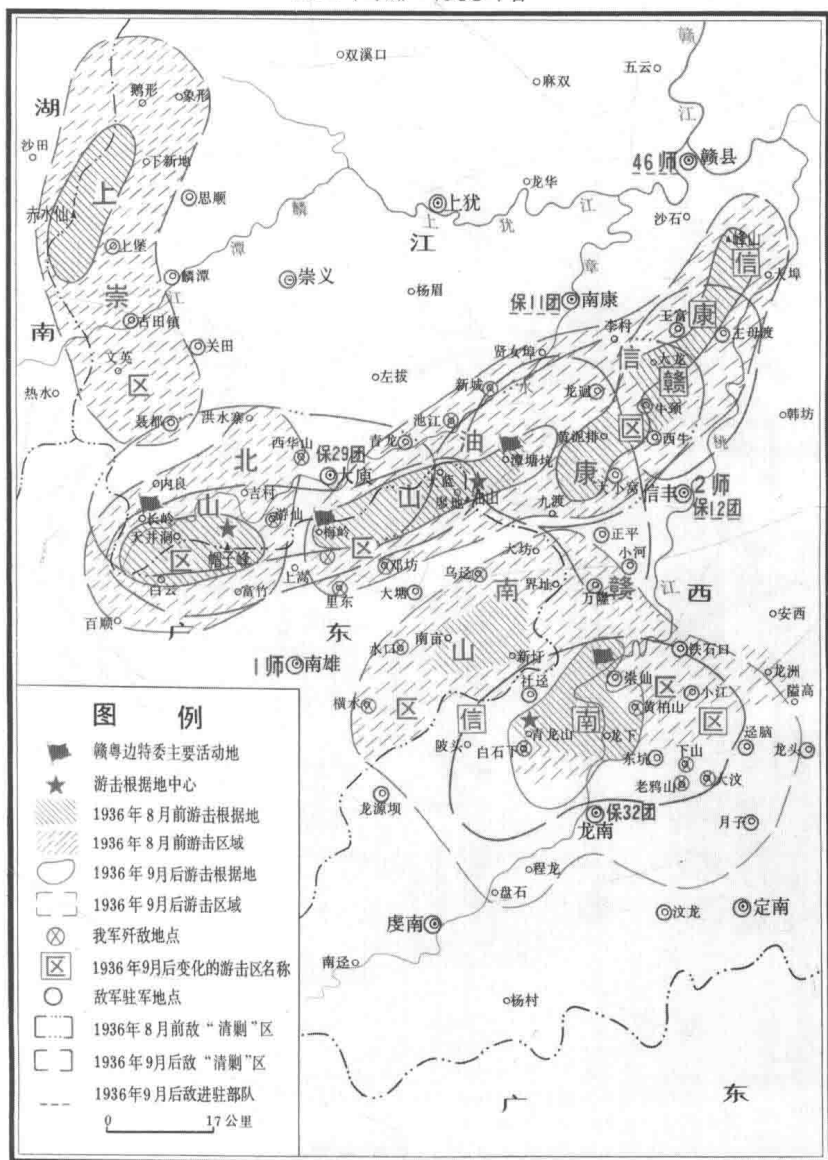
副主编：田勇生

编 委：胡泽炎 曾月红 陈世华

李珊珊 李世琦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形势示意图

1934年年底—1938年春



陳毅題
命強中強。
爭好兒郎華
親父母，我是阿
不忘他是重生
靠人民支援永

目 录

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陈毅 / 1
忆三年游击战争	陈毅 / 50
难忘的三年	宋之的 / 72
——记陈毅同志谈话	
艰难的岁月	杨尚奎 / 104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顾	陈丕显 叶飞 / 123
弥天烽火举红旗	陈丕显 / 131
——回忆陈毅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在上乐	刘建华 / 172
初到油山	张日清 / 177
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回忆	张凯 / 185
青松挺立 肝胆照人	张凯 / 191
——缅怀敬爱的陈毅同志	
寻粮脱险记	康 林 / 195
从赣南军区到北山游击队	钟志阶 / 200
在信康赣游击大队的日子里	黄祖煌 / 205
在赣粤边游击根据地的片断回忆	李德和 / 212
项英、陈毅同志在油山战斗	朱赞珍 / 220

在油山打游击的日子里	李绪龙 / 226
特委油印处	郭洪传 / 229
依靠群众坚持游击战争	谭延年 / 234
游击战争的好领导项英同志	丁上淮 / 240
在项英同志身边	肖平权 曹秀英 / 252
陈毅同志三年游击战琐记	周篮 / 258
跟随陈毅同志打游击(节选)	宋生发 / 265
和陈毅同志在一起	张健妹 / 274
“游击司令”——李乐天	叶树林 / 279
游击战争期间的南雄、信南县委	罗世珍 / 284
女游击队员——吴炳秀	陈妹子 / 289
有关信丰和赣粤边游击斗争革命史的几点事实	朱赞珍 朱赞礼 / 296
回忆油山农民暴动和三年游击战争	李桂花 / 299
在油山坚持斗争	钟振山 / 302
中央苏区最后的一个红色乡村	李生和等 / 305
赣南省机关部队突围的情况	彭国辉 / 307
禾丰地区安置伤病员情况	叶天放 / 310
千里送信上油山	柴荣生 / 311
信丰游击队长郭光荣在棚子下牺牲	李承廉 李承银 / 317
忆陈毅同志二三事	张铨秀 / 318
北山事件片断	叶昌祥 / 321
关于北山区委和游击队的一些情况(摘录)	张更生 / 323
后记	/ 327

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①

陈毅^②

要谈三年游击战争，应当先从中央苏区失败，红军撤出江西根据地谈起，这里先讲讲当时的形势。

(一)

1934年10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没有被粉碎，中央红军最后退出了中央苏区。当时的形势是蒋介石的大兵团，会同军阀部队向中央苏区南北夹击。他们一方面从南昌、抚州、吉安，向南、向东南、向西逼进〔近〕；另一方面，陈济棠的部队在中央苏区的西南部，向北推进。这样反复拉网，南北合围。北面的敌人已经占领了广昌，南面的敌人已经占领了会昌。中央苏区南北相隔两百里，东西只有几十里，几乎一梭镖可以穿透。在这样的形势下撤出是对的。但是机会主义者没有重视中央苏区实际斗争的经验，机械地搬运〔用〕教条，完全放弃了中央苏区，采取逃跑主义

① 本文根据陈毅同志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的讲话录音整理。见《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541—590页。

②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中央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在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与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等领导和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清剿”，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和战略支点。

的办法，跑得越快越好。这就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中央苏区没法挽救了，感到绝望了，好像是一块石头，扔了就算了；像鸟儿不要窝了；像《打渔杀家》里的肖恩一样，把房子烧掉，什么都不顾了。

中央苏区能不能挽救呢？正确地判断局势，肯定地说是可以挽救的。那时还没有到完全绝望的地步。但是，在苏区作战是不行的。十几万军队怎么能活动？给养也有困难。既然可以挽救，那么军队的矛头指向什么地方呢？当然不是向西。向西越走越远，到了荒凉区域、大山大岭，政治影响不大，又不是敌人的要害。到湖南、贵州不是要害，到四川、昆明更不是要害，敌人无所谓。当时毛泽东同志曾发表意见，红军可以向浙江、江苏、南京附近进军。调动敌人，离开苏区，转入敌后作战。当时中央苏区有几百万群众，有十几二十个县，又有党团组织，还是大有可为的。只要很好地组织起来，抵抗一下，把敌人卡住。而主力则从敌人背后出击，特别是向浙江、南京、上海那地方搞，蒋介石非回去不可。他不会拿一个南京、上海来换你一个江西。那时我们的队伍可从瑞金过去，到石城、建宁、太宁、邵武、崇安等地打游击，然后一下突到上饶、金华、杭州，敌人一下子就退回去了。我们认为这是最积极的、正确的想法。我们一活动就是两年或者一年，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完全可以抗日。（第）五次“围剿”一打破，蒋介石就可能垮台，抗日战争一定爆发，北方阎锡山、张学良这些人也要起来反蒋。我们共产党的地位就不同了，资本就大得多，抗日也容易些。局势不同了，抗战胜利也可能提早几年。

可是机会主义者采取了另外的办法，他们认为苏区根本没有希望了，干脆放弃了苏区，狼狈地往西逃跑。哪个地方的空子越宽，越往那里跑，往水多的地方跑。这样看来很聪明，其实最蠢。看来路很宽，实际很窄，跑也跑死，饿也饿死，而且不能打击敌人要害。

我们向浙江、上海、南京进军，看来很危险，其实很安全。机会主义者坚持要离开，没有采取这个办法离开，而是打出去占领湖南，然后站住脚，打它的武汉。结果失此失彼。我们姑且承认他们这是一个想法，但也是要犯错误的。最坏的是惊慌失措，丝毫没有准备，丢了苏区就跑，无论是整体还是具体都没有准备。一是物资准备。部队既然要转入白区，离开根据地作战，那么吃饭穿衣，翻山越岭，过河过桥，走哪条路？这样要不要？那样要不要？都要很好地准备。资本主义国家搞一个战役，要准备好几年、十年、二十年，而我们撤出中央苏区向西进军，却根本没有什么准备，很仓促。二是思想准备。当时没有举行各种会议，没有作政治动员，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没有找有经验的人谈谈，连毛泽东同志那样英明的领导，也没有找到商量。假如有一个明白人，就不会有那个方针，就会准备停当，也就不致使长征那样狼狈，不致使江西那样悲惨。当然保证一辈子不打败仗，哪个也不能讲，我们也不是那样认识的。但失败要光荣的失败，要很有组织、很有节奏、很沉着。不能虚晃一枪，回马便走。哭哭啼啼，落荒而逃，作鸟兽散。这不是简单的错误，简直是犯罪。要走，我们是最后才知道的。十月十一日，他们全部离开根据地，十月十日才来通知我说要走。这是不对的。相隔只有五十米远，为什么不早些来告诉我？没有道理。我当时是军区司令员，又是地方军团司令，平常就参加中央会议，那时却不要我参加。我当时在医院养伤，他们不吭气，要把我丢掉。若是按照党的正确原则，应该派个人来谈谈，高级干部带伤的只有我一个人，其余的是些师长、团长、营长。军以上没有什么负伤的。我们军以上干部为什么不通知？他不通知，我们也知道他们要逃跑，报纸上发社论，又看到他们搬家、搬行李。很多队伍没有战役组织，都在休息。当时有些高级干部来看我们，他们不好讲，我也不问，问起来使他们很狼

狈，讲了便是泄露了秘密，那时要杀头的。反正我也知道。三是军事上没有很好准备。他们走是搬家式的，什么都带上，连印刷机都搬走了，还有造子弹的机器，医院 X 光机也搬走了，轻伤兵也抬走了。还搞了很多夫子，五六万军队，民夫就有一两万，队伍就是一条龙，矛头已冒到白区去了，尾巴还在这里。从尾到头要走三天，每天走六十里、四十里。拖上这么多人，怎能不垮台？就以当时的水平，也要求轻装，人不要多，要精干，一天能走百把里路，一定要快。抢先赶到蒋介石前面，转向井冈山、湖南、郴州、长沙，打几个大胜仗，（第）五次“围剿”非垮台不可。四是人事准备。谁走谁留，没有很好地商量研究。留下项英负责，是少数人决定的。这是不适当的……大家都认为靠着军队不危险，不愿留下，最后只好留他。而对我则说得漂亮，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十几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待[代]。”我那时很简单，别说负了伤不能走，就是没负伤也不想走。出去也危险，在这里也危险，只要有点办法，敌人就搞不到我。十月十日，他们离开时，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他们便走了。

（二）

旧的局势完结了，新的局势已经来了。要适应新的局势，就要把领导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转变过来。新旧衔接，事先就要有准备，要掌握这个转折点。新局势来了，我准备好了，一下子就转过来了，就能保存力量，不会灭亡。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经验，经过了这样一个转变。当时准备去苏联，不愿去。到北京、上海做地下工作，认识的人很多，不能呆。到法国也不行，要离开党，又没有钱。只有转入游击战争。长衫脱下来，把自己晒得

黑黑的，学一下老百姓的话，拿起锄头给人家种田，上上尿、撒种子。爬山锻炼，问方向，学开枪，搞侦察……什么都搞，后来就转过来了。项英没有这些经验，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打胜仗上，迟迟不肯改变领导方式和斗争方式，也没有很好地准备转变。主力撤走的第二天项英来了，他很客气，说我留在这里很好，还问了问我的伤势。我的伤很困难，伤在大腿上，坐骨断了，不能起床。在江西省医院治疗，医生很马虎，根本不晓得怎样治。项英说，得到中央医院去。可是那里也同样是马虎，没人认真检查。那时我已经退了烧，就是起不了床，脚不能伸。有的同志说我伤口这么重还不着急，要赶紧找医生看看。一直到十月九日，陈正人、周以栗住在我隔壁（他俩是肺病，个把钟头就要吐一次血），催促我要赶快开刀，也许有办法。我说人家那么忙，怎能去找麻烦？野战军走了，敌人要全部搞掉苏区，起码也要三个月，反正我不慌。这时医生说没有X光不能开刀。我们有X光机，没有充电，说可以把军区的无线电台搞一架来充电，但医院无法搞来。说军队要出动，昼夜要发报，怎能要电台？他俩很着急，说我这个人真怪，怎么老躺着不着急。我说急有什么办法？我是革命乐观主义。周以栗说，你最好写个信给周恩来同志，也许有办法。我给周恩来同志写了信，他马上派人送了无线电台，并说他很忙，等今晚工作大体准备完了，明天抽点空给我谈话。以前医院没办法，现在有了办法就要快治，马上照X光、开刀。电台到医院时，医院的X光开刀器统统已经包装好了，准备当天晚上就要走，结果又解开，马上充电，马上照，照了就洗，看出了许多碎骨，马上就开刀。开完刀医生上马就走了。第二天我比较清醒，叫警卫员去找伙夫搞了米、油、盐、菜。开刀的第二天和周恩来同志谈了话。第三天项英来了。中央分局机关都搬来了，热热闹闹，聊天谈话，讨论今后怎么办。我对项英说这次不能搞大的行动，江西总要

有个大风暴，渡过这个大风暴就转入胜利，不能渡过这个大风暴就要灭亡，江西苏区就会全部被消灭。这次就考验我们在这大风暴里能保存多少。第二个问题要考虑领导方式、工作方法。过去是大规模根据地，扩大红军，突击征粮，贴标语口号，出报纸，大兵团作战。政府摊开办公，门房收发，签字收据，文件抄得清清楚楚。开会要一个星期、十天，负责人报告要三天三夜。……这一切都要收起，全都不行了。大家穿便衣背起快枪，脱下军装，打游击去，让敌人找不到目标。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就是指挥官、游击队长，三三两两、七个八个，搞它几百支几千支游击队。我们打麻雀战，麻雀几十群、几百群，你能消灭一群，不能消灭几十群，看你怎能抓得完？！野战军到湖南，估计站不住脚。因为不能一到就站住脚。如果能站住脚，中央苏区一两个月至多三个月可以解决问题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紧紧盯住野战军，能够不被消灭就算好了。因此，根本不要打算靠主力，只能靠我们自己。他说我悲观失望，不同意我的想法。我说我对革命才不悲观失望。南昌起义的军队上两万人，最后垮台只剩下八百人，我们都不失望。现在我们有几十个县、一万多人，还有个中央分局，难道还失望吗？我看气魄很大、勇气很大。但对你这个领导我却悲观失望哩！当时中央苏区是个大苏区，什么都齐全。他们离开的时候，什么都不愿丢掉。我搬得去住的那个房子，有很高的书架子，上面摆着很多的书籍。那时项英没事就天天找医院院长谈话，一谈就是半天。又找图书馆长、文工团长来谈，告诉他们不要悲观失望，一谈又是半天、一天。还亲自去埋机器，指挥把钨砂埋在水田里，并动员老百姓注意保密。我说不要忙这些了，赶快布署〔部署〕打游击吧。他不干。他说我还要看一看，到十一月半、十二月初再说。我说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这些人有肺病，又都是高级干部，最好让他们穿便衣去打埋伏；还有一些不能走的妇女和一些

“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到白区去，打游击战他们是跑不动的。他问我：“你想走吗？”我说我现在不作这个打算。我希望伤口好起来，能走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反正中央苏区不是一天能搞垮的，中央有任务要我留在这里，总能起些号召作用。那时候有一万多伤兵，我动员伤兵打埋伏。因为我是高级司令员，又是伤兵，好讲话，伤兵们没话说。项英就不好讲。我给伤兵们说：“野战军长征了，中央苏区的局势可能好，也可能不好，每个人都要作准备，回家种田也好，打游击也好。万一被敌人抓住了，不要叛变。也许野战军大发展，中央苏区恢复，那时你们再出来。”伤兵们不愿回家，不愿分散。当时正确地解释局势，给群众指出一条出路是十分必要的。但项英还是把局势秘密起来，不公开向群众交代。这是很不合理的。到了十一月底，局势更紧张了。北边敌人南下，南边敌人北上。但是敌人却还搞不清楚红军出动的情况，一个判断说：“朱毛出去是少数，大部分留下在中央苏区。”一个说法是：“朱毛出去是主力，留下是少数。”种种说法，一个月都没有弄清楚。以后才查明大部队走了。

当时中央苏区留下了一个主力红军二十四师，另外还有几个独立团的地方红军。项英要把所有的地方部队编成七个团去训练。他说：“我们有这七个团，加上二十四师的三个团，一共有十个团，我们就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我不赞成。我说你怎么这样子搞？！应该把所有的地方武装全部分给几十个县，让他们自己搞。连二十四师这三个团也要分散。他不肯。以后他看局势不对了，才同意分散。结果再动员已经来不及了。他要我写个指示，我写了个指示，进一步提出两个主张：一个主张是要分散。中央苏区会有大风暴，要渡过这个风暴，必须要小组式的分散。敌人说我们“散匪”，我们就是要散，分散打埋伏，打游击战争，和群众搞在一起，住山洞不住房子。在高山大垅口搭起房子、棚子。二是夺取“自首大队”。

的领导权。敌人进苏区后差不多花了二十天才把情况搞清楚。敌人一来就采取欺骗政策，他们欺骗群众说：“你们只要不抵抗，只要投降自首，发个‘自新证’，可以不追究。”敌人要成立“自首大队”，对自首了的发个符号，叫“自新分子”。要老百姓供出县委是哪个？分区司令、军区司令是哪个？问陈毅、项英在什么地方了？敌人也知道坚决的共产党都跑掉了，戴红帽子的早走了。敌人还是首先收买，镇压还在以后。如果我们夺取“自首大队”的领导权，到时候我们派人去当个大队长，把“自首大队”领导起来，所有的群众都到我们这里来自首。这样可以保存力量，保存自己，完全是为了将来革命，不能犯“左”派幼稚病。但共产党员自首是不许可的。同时，对于敌人我们还可以搞些贿赂，如送鸡、送粮、送钱。地主一回来我们就警告他们，你捣蛋我就搞你；你不捣蛋，我准你回来安居乐业，我们还你土地，给你粮食。就这样，我写了一个很长的东西。可是他们都不同意。项英考虑了三天，后来才勉勉强强发出去。但这时许多地方已经垮了。很多电台叫不通。方志敏的电台不通了，赣西的电台不通了。……这个精神不能传达下去，只能找到附近的瑞金、会昌、于都三个县，把指示拿给他们。最后瑞金留了一支游击队，负责人是钟得胜，我和他谈了一天一晚。我说现在唯一就是这个办法，利用大山头搞小组，分散打埋伏，风餐露宿。但无论如何不要脱离武装，不要脱离高山大岭。他按这个办法去做，结果瑞金保留下来了。后来新四军收编时，钟得胜、罗化成搞了个一两百人的游击队。如果中央苏区剩下的二十几个县都按这个办法去布置，中央苏区就能多保持一些，不致全部垮台。当时，每个县的武装都有两三百人，中央苏区几十个县，队伍就有一万至二万多人，比抗战时的八路军还多。从时间上说，自十月十日宣布红军突围，到二月十日垮台，整整四个月，搞转变是完全可以转变过来的。结果四个月

的时间白白地浪费了，致使大家在新形势面前感到前途渺茫，悲观失望，对敌人产生恐惧，失去了战斗意志，造成军心涣散，军队瓦解。我记得有一次，在于都南部，敌广东军一个营把我们向南的一个口子占领了，我们要去夺回来。我们去了八个团，一万左右全部参加战斗，打了四天四夜，没有打进去。这个地区南边几十里、北边几十里，是一个狭长地区。我们只好撤下来。敌人大概以为红军不会这么不顶打。我们撤下后，敌人还是不敢进来。这时，我们下决心，无论如何打个胜仗鼓励士气。我们发现敌人两个连经常出来抢东西抓夫子，便组织一个伏击。这时候已经打完了五个团，还有两个团强一点。准备好好地打一下。经过一天的准备，开始了战斗。那时我的伤口已经封了口，脚还是弯的，慢慢才能伸，不能着地，便拄了个棍到前面去看看。我看见部队很快就要垮下来了，很多人丢了枪就跑。有的趁这个大乱的时候开小差回家了，根本不是什么打仗。队伍垮下来，阻都阻不住。我看到敌人只两百人，两个尖兵班在追。我们垮台了，把旗子摆在地上，就是跑，就是枪毙人也不行。我说：“任他们跑吧！不要去管他，军心涣散哟！”真是“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啊！这时他们要喊，我说叫也不要叫。这时前面有两三个人，打着一挺机关枪。我说：“你们等一下打，把轻机关枪先架起来，架在坳子上，等他们冲。”敌人看到我们垮下来，便赶着打着冲了上来。他们要开枪。我说：“等他们冲上来再说。”我们这几个人就站在那里。等他们一点点靠近了，又要上我们山顶，后面的队伍也一下涌上来。我说：“开枪！”机关枪一扫，连着打倒七八个。敌人一下子退回去了。前面有几个敌人躲在石堆的后面不敢冒头。我说：“用手榴弹扔。”三四个手榴弹一打，他一个两个跑回去了，没有隐藏的全部被我们用机关枪打死了。这才真是乱弹琴嘛！三四个团打，都给垮下来了，事实上只五六个人，一架轻机枪就够了。